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賢傳記叢刊

英烈千秋

—張自忠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英烈千秋

張自忠傳

祝

康
著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英烈千秋

——張自忠傳

定價：新臺幣五十元整
美金二元整

著作者：祝康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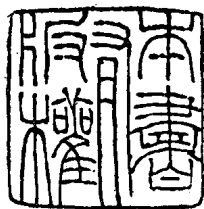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謙 謹序

英烈千秋

——張自忠傳

目錄

插圖

一、將星出世	投筆從戎		一
二、艱苦軍旅	忠貞不二		九
三、「剝皮」將軍	治軍嚴明		一八
四、喜峯抗敵	奇兵制勝		二四
五、真假漢奸	忍辱負重		三〇
六、真相大白	重膺軍職		五〇

七、身先士卒	功勳彪炳	五九
八、徐州會戰	武漢撤退	六九
九、血戰襄河	以身殉國	八〇
十、一門慈孝	英烈千秋	八八
附錄：本文參考資料		九七

英烈千秋

——張自忠傳

一、將星出世 投筆從戎

清光緒十六年七月七日（西元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一日），張自忠（字蓋忱）誕生在山東臨清縣西南二十八華里的義一鄉唐園村。

爲臨清縣望族、義一鄉首富的張家，有地近百頃。唐園村是張氏獨姓團寨村落；寨牆之外，掘有寬深的濠溝。城寨的四角，又建有碉樓，用來守望。牆垣內，是佃戶住宅，村寨中央，則是張氏家人居住的深宅大院。寨內並設有區公所、保衛團分團部，有常備兵團守衛巡護；儼然一古城堡。

由於臨清縣的土壤爲黃砂土質，適於種植棉花。張家在臨清商埠街上，設有棉糧店，運銷棉花雜糧於天津。並在上海擁有紡紗廠；天津、濟南等處，亦有大小樓房數幢。而張家弟

兄們則居住在唐園村內的大宅，宅中完全是富戶巨族之氣勢。

張自忠的祖父張春林，務農勤耕，積下了豐厚的產業。又由於平日樂善好施，熱心公益，更爲鄉里所敬重。父親樹桂先生，字冬榮，在此優渥環境下，潛心苦讀。光緒二十七年，任江蘇贛榆縣青口巡檢，兼管河防業務。三十一年，期廷加封五品官銜。

張自忠在家排行第五，在他之上有三位兄長及一位姊姊。所以，他的誕生，並不是件驚動全家的喜事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也並不會出現什麼祥瑞稀奇之吉兆。他和張家其他兒女，以及世上所有嬰兒一樣出生，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預先看出他將來會有一番豐功偉業。倒是他父親爲他取名「自忠」，使得他日後將「忠」字在中國人心中特有的意義，發揚到極致。以後戰死沙場，爲張家樹立了一個典範。這或許是僅有的一點預示吧？

張家這個小男孩逐漸成長之後，典型北方男兒漢的碩偉身材，已經顯著地表現出他煥發的英姿。再加上他方正的額頭，以及濃密烏黑的雙眉之下，那雙眼睛流露出的炯炯神采，眉宇之間透發著沈著堅毅的氣質、威而不猛的神態，彷彿是剛毅忠勇的軍人魂，已在他心靈中滋生了。

張自忠的幼年並不是在家鄉度過；他隨著父親住在江蘇海州的任所裏，跟父親習讀詩書

；可以說，他的啓蒙老師便是他的父親。

樹桂公在任內，勤政清廉，爲地方興利除弊。尤其在朝廷封了五品官銜之後，更加爲地方奉獻；終致積勞成疾，卒於任所。

涉世不深的張自忠，在這個打擊之下，忍住悲慟，伴隨母親扶柩返回臨清的老家——唐園村。

回家安葬父親之後，他深覺必須進學校求學，才能獲致更深的學識。於是他進入縣立臨清中學就讀。

中學畢業，他考取天津法政專門學校，繼續深造。

十七歲那年，家裏爲他娶了同鄉李敏慧女士爲妻。李氏係名門之女，其伯父蔭棠在清末做過省諮議局議員，父蔭桐更以正直有聲於鄉里。她幼承庭訓，深明大義。她嫁到張家後更能勤儉治家，從不以家中瑣事，煩累丈夫。且篤信佛教，立志終生茹素。使得張自忠日後能馳騁疆場，而無後顧之憂。

民國初肇，外有列強環伺，侵擾不休。內有軍閥割據，殃民禍國，國家呈現極度的動盪

不安，人民深受其害。尤其是生長在中國東北的人，更能感受到這種危亡的氣氛，因為日本侵略中國的長期策劃，便是從東北著手的。

民國三年，張自忠已經二十三歲了。他秉承父親生前對他的教誨，同時在求學期間接受了外來的新思潮，已經是個有主見、有思想、有深度的時代青年。

張家優渥的環境，並沒有使他沾染任何纨绔子弟的氣習。在他思想成長期間，世局的變化，不斷沖激著他的內心。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，他或目睹或耳聞，更激勵了他要達成救國救民的意志。

當然，他的這個想法，在他的生活環境中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。張家的產業够他舒服地享用一輩子；再說，這麼大的祖業，也需要張氏兄弟努力維持，並將祖先的成就繼續發揚光大。他身上流著張氏的血液，就有義務去承擔，怎可撒手不管從軍去呢？何況他的學業都尚未完成。

但是，他顧不了那麼多，多次與家人爭辯，任誰都勸阻不了他。終於，他捨棄未結業的課程，拋開豐裕舒適的物質享受，辭別嫺慧持家的妻子，割捨天倫之樂，收拾簡單行囊，隻身遠赴奉天，投效在奉天新民屯軍擔任團長的車震。

他之所以選擇車震，因為車震是臨清同鄉；並和張家有姻親關係。

當張自忠出現在車震眼前時，車震表面上並沒有什麼表示，內心却不免有些不信任。他對張自忠的身世、學歷都相當清楚。微微笑了笑，他想：或許富家子弟過膩了舒服的生活，到軍隊來換換生活口味的。

「蓋忱，你了解軍隊嗎？」

「不了解，可是我會適應的。」

「嗯！在軍隊裏可不比在家。享福的事兒，這裏一件也沒有；你吃得苦嗎？」

「我下定決心了，什麼苦我都能吃。」

車震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。

「好吧！你就暫時試一下吧！」

雖然張自忠獲准留在新民屯，但是車震並沒有給他安排一個較好的職位，例如文書之類的，甚至連個名義都不給他；只讓他跟著部隊，在軍田裏收割麥子。

這種日子過了一段時間，車震從旁觀察，意外地發現他果真毫無怨言地努力工作，從來不會表現出一絲富家子弟的驕氣。車震本以為他吃幾天苦，便會因忍受不住而攜囊回鄉的。

這樣一來，車震對他的看法有點改變了。於是才讓他補上一個相當於今天國軍二等兵的副兵軍階。

張自忠正式隸籍軍旅之後，日子並未比以前好過，反而經常做著挑米擔炭、掘壕構壘的苦差役。一些原本就出身農家，習於勞動，且過慣了軍中生活的弟兄，看著他嬌弱的手掌皮膚經過一再勞動，被磨破之後，才結了疤，又再磨裂。肩背上，由於挑重擔而青腫，好不容易才消了，又再腫起來。尤其是天寒地凍的隆冬裏，他負責清掃營區的積雪時，地面冰滑泥凜，一不小心，便摔倒在地，肌膚破裂，血漬和著泥漿沾滿衣褲。

大家看到他苦到這種地步，還不會有所怨尤。在知道他的出身之後，幾位和他已培養出感情的弟兄忍不住爲他叫屈起來：

「你這是何苦呢？好端端的福不享，來做這種要命的苦工作？」

「天下還有比你更傻的笨蛋嗎？這種苦不是你這少爺該吃的。」

「是呀，要是你老婆知道，恐怕要一路哭到奉天來了哩！」

張自忠一面清洗著傷口，笑而不語。每次受傷挨苦時，他便在心中一再地默唸：

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……」

弟兄們看他不作聲，便緊接著說：

「你這麼辛苦，究竟爲的是什麼？」

他看了他們幾眼，心想：你們怎麼能了解我的宏願呢？他酒脫地笑著說：

「受苦的是我有形的身軀，享愉快的是我無形的內心。最初我雖然不習慣，但是現在我把身體鍛鍊得比以前健壯多了，這就是收穫。有了收穫，我也不覺得什麼辛苦了。」

這些情形在車震知道以後，對他的了解又加深了不少。自古多少英雄豪傑都是「懷大志、忍大苦」，才能成就偉大事業的。他預料張自忠必非平凡之人，將來定有一番作爲；從此便對他有新的評估了。

×

×

×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大作皇帝夢。蔡鍔（松坡）首先潛回雲南，率領護國軍，決意粉碎袁之夢想。他登高一呼，南方各省都紛紛響應。湖南一役，車震升任北洋陸軍第一師師長，調駐湖南省岳州，同時兼任岳州鎮守使。在他蒙上司拔擢之時，亦不忘提携部下，尤其是經過他觀察與考驗過的張自忠，他將張從小兵升到低級軍官。

張自忠在長官的愛護之下，眼看著便會有更好的表現機會。弟兄們又羨又嫉地開他玩笑

「張老弟，你這會兒是鴻運當頭、前程似錦了。有朝一日發達起來，別忘了咱們這些弟兄哦！」

張自忠對弟兄們的話，一笑置之。以他穩重沈著的個性，絕不會因眼前的一些成就而滿足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官場的變幻更是莫測。誰都沒有想到爲大家所看好的車震師長會突然奉令辭職。如此一來，人心立見。在這當兒，幾個跟隨在車師長身邊，較爲親近的人，認爲車師長今後將不可能再蒙榮寵；跟隨他，大概也難於出頭了。於是幾個人悄悄議論了一番，決定了分別去投靠他人，以求開拓前程。

張自忠知道之後，大爲震怒，忍不住罵了起來：

「這些人，簡直可惡！做人講究的是一個道義；虧得他們還是軍人，連這點氣節都沒有，將來怎麼能帶兵？真是沒有人格！」

「唉！蓋世，不要生氣。人各有志，不必去計較。從這件事我認清了我的部屬們，這也未嘗不是一大收穫。」車震若有所感地，緩緩地接著說：「倒是你，爲了你的前途，也該另

作打算才是。」

「師長，你說這話不是看不起我嗎？我張蓋忱可是這樣的人？我絕不在這節骨眼上離開您！」

車震聽了，不發一言，但他心中却感慨頗多；他深深地注視著張自忠，想著：好孩子，我一定會補償你的。

二、艱苦軍旅 忠貞不二

民國五年，張自忠陪同已被解職了的車震北返天津。在中途經過湘西常德의 麻坊。車震刻意停留下來，去找他的舊識馮玉祥，並且在心中作了打算。

當時馮玉祥是常德鎮守使兼十六混成旅的旅長；好友來訪，非常高興。兩人在敘過舊之後，車震便說出他來此最大的目的，就是希望馮玉祥能讓張自忠留在他的十六混成旅，並且照顧、提拔他。

「我以人格擔保，他的確是一塊料兒。雖然出身望族，但是他什麼苦都能吃。這個人才，跟我的話，會被埋沒掉的。」